

從小篆“般”字字形、本義、字音看中華文明的超越性

王星辰

摘要：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象徵和根基，是世界上唯一歷史久遠、數千年來持續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體系，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跡。漢字文明構成了中華文明最輝煌燦爛的篇章。本文基於古籍記載和一些專家的研究，論證倉頡所造文字是篆體文字，是一直延續至商、周、秦使用的正體文字。從字形出發研究一個字的本義，字形穩定的正體字的重要性要遠大於字形多變的俗體字。本文探究小篆“般”字形、義、音，發現小篆“般”字字形、在古籍中的十三項釋義、字音，全都關涉西方文化根基的《聖經·創世記》中的挪亞大洪水。只一個“般”字就概括了聖經中大洪水事件和意義，以此管中窺豹，展示中華文明之載體文字博大、包容、深邃的奧秘，揭示中華文明的獨特超越內涵和內在生命力。

關鍵字：中華文明；小篆；“般”字；挪亞大洪水

一、中華文明的獨特超越性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幾千年來唯一沒有中斷、發展至今的文明。中華文明始終能夠保持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這說明中華文明相比於世界其他文明在時間上具有超越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於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分析中華文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深入理解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特質，不僅對於我們推動中華文明創新發展，而且對於我們樹立正確文明觀、加強文明交流互鑒，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都具有重要意義。中華文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顯示中華文明相比於世界其他文明在內涵上具有超越性。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重要文明之一，漢字則是記錄、傳承和傳播中華文明最重要的載體，是中華文化的根基。不深入認識漢字的歷史發展及其規律，就難以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獲得透徹的理解和準確的認知。

二、倉頡所造篆體文字為商周使用的正體文字

（一）甲骨文是俗體字而非正體字

當代中國古文字學泰斗，著名古文字學家裘錫圭說：“所謂正體就是在比較鄭重的場合使用的正規字體，所謂俗體就是日常使用的比較簡便的字體。”¹一字多形、改變筆劃是俗體字的典型特徵，俗體字形相對於正體字形有較大的隨意性。所以從字形角度研究漢字的本義，字形穩定且正規的正體字的重要性要遠大於字形多變的俗體字。

不少漢字在甲骨文中存在幾十種寫法，比如本文下面要研究的“般”字，這種現象說明甲骨文是一種俗體文字，是正體字的變體。它受來自正體文字的約束遠遠大於受到其自身的約束，而這正是一切俗體文字的特性。裘錫圭就認為甲骨文是商代的一種比較特殊的俗體字。²存在多個變體的俗體字的字形讓人無法把握，自然也使人無法從字形角度入手準確深入研究字義。金文“般”字也有大約二十種不同的字形結構，所以本文也不從金文字形角度研究“般”字，而是從字形穩定的篆體字角度研究。篆體字從倉頡黃帝時代至商周和秦是用於正式場合的漢字正體文字，下文進行詳細論證。

（二）倉頡所造大篆是正體字，從黃帝至秦篆體字一直是正體字

篆體字有一種書寫字體，俗稱科鬥（蝌蚪）書。西晉索靖的《草書狀》云：“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鬥鳥篆，類物象形。”³“科鬥”與“鳥”都是形容篆體字的書法樣式。“科鬥篆”因以書法筆劃狀如蝌蚪，故名。根據索靖的記載，在倉頡時代，人們用科鬥篆書寫正式的契約。鄭玄《尚書贊》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鬥書。”⁴孔安國《古文尚書》序稱：“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鬥文字。”⁵由這三處古籍可知，從黃帝的史官倉頡所處的時代至周朝，中國古人已經長期使用最善於摹寫物象的篆體字，作為書寫契約與經籍的漢字正體文字。

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說：“《呂氏春秋》云：‘倉頡造大篆’，是古文亦可稱大篆之證。”⁶現行本的《呂氏春秋》並沒有段氏所引的“倉頡造大篆”。但中國書法史上最有成就的書法理論家之一的張懷瓘《書斷（上）·大篆》說：“《呂氏春秋》云，蒼頡造大篆。”⁷段玉裁應該是從這裡引用的。張氏緊接著這句話說：“非也。若倉頡造大篆，則置古文何地？所謂籀、篆，蓋其子孫是也。”張氏反駁《呂氏春秋》“蒼頡造大篆”可以證明，在非常重視書法的古代文人之中，唐朝《呂氏春秋》的讀者都知道這種說法。

張氏在《書斷（上）·古文》中認為倉頡造古文⁸。張氏在《書斷（上）·籀文》說：“籀文者……，與古文、大篆小異。”⁹張氏在《書斷（上）·小篆》說：“小篆者……，增損大篆，異同籀文。”¹⁰很明顯，在張氏看來，古文、大篆、籀文和小篆同屬一類，雖有差異，但並不大。

《呂氏春秋》於宋朝開始出現刻本，有二十六卷本、二十卷本、三十六卷本三種版本在流傳。至元朝只有二十六卷本的流傳下來，其時出版了現存最早的版本——元至正嘉興路儒學刻本，後世的眾多版本皆是從此而來。¹¹“倉頡造大篆”應該是在亡佚失傳的三十六卷本的《呂氏春秋》裡。

宋初《太平廣記》引曾改良毛筆被譽為“筆祖”的秦朝名將蒙恬的《筆經》載：“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為古遠。人多不能詳。今刪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為小篆。’”¹²這段記載中，李斯說小篆來源於大篆與《說文解字·序》中許慎的觀點完全一致。此外，李斯還說到大篆作於古遠的上古，一定是指商周之前的世代，而不是只比他早五六百年的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的時代，這與前文倉頡造大篆的結論一致。這樣，從倉頡至秦時，字形本身穩定的篆體文字一直是正體字。

呂不韋、李斯二人都很有學識，都做過宰相，手裡又有很多資源，並且呂不韋還有三千門客，組織他們編寫《呂氏春秋》。二人對於大篆的論述，理應值得尊重和相信。他們的年代距離使用甲骨文的殷商晚期，不過八百年的時間。他們一致地都沒有提到過甲骨文，而卻都肯定大篆的地位。由此也證明大篆是正體字，而甲骨文不過是俗體字。

（三）《說文》古文與大篆互相包含

許慎在其《說文解字》中說秦代通行有八種書體，分別是：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等。段玉裁從古文、籀文的交叉使用角度研究，認為在許慎的認知觀念中，秦有八書，不言古文，“古文”可以包含“大篆”，而“大篆”也可包含“古文”。段玉裁注解“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曰：“古文、大篆二者錯見，此云皆以古文、兼大篆言之，六經、左傳不必有古文而無籀文也，下文云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兼古文言之，不必所省改皆大篆而無古文也。秦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不言古文，知古文已包於大篆中也。王莽改定古文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不言大篆，知古文奇字二者內已包大篆也。”¹³

（四）《說文》小篆對比古文、大篆、籀文，字形差異不大，是正體傳承

許慎以“史籀大篆”並稱，後世多據此認為籀文、大篆為一事而別名。馬敘倫在《說文解字研究法·說文籀文》中說：“許書自敘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則籀文即大篆。”¹⁴《辭海·語言文字分冊》對籀文的界定是：“籀文也叫‘籀書’、‘大篆’。因著錄於《史籀篇》而得名。字體多重迭。今存石鼓文即這種字體的代表。”該書關於“石鼓文”的定義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在十塊鼓形石上，用籀文（即大篆）分刻著十首為一組的四言詩，記述秦國君的游獵情況，也稱為‘獵碣’。其中‘古文’一體，同《說文》、《汗簡》所收古文大體相近。”¹⁵

王平和唐蘭認為“大篆”與“籀文”是有區別的。唐蘭在《中國文字學》中已經分析得十分清楚：“從前學者總把大篆跟《史籀篇》混而為一，是錯的。《史籀篇》只是用大篆寫的一本書，跟《倉頡篇》是用小篆寫的一本書，情形正同。《說文解字》所采籀文出於《史籀篇》，而徐鉉本艸部有大篆從鼎的五十三字，這五十三字的中間就有一個‘葦’字是籀文，可見籀文跟大篆，並不是完全相等的。”¹⁶王平與唐蘭還認為，籀文是用大篆字體寫成，代表著大篆字體的風格，後世以籀文稱大篆是以部分代全稱。籀文既是一種字體，但卻在《說文解字》裡只出二百多字。段玉裁和王國維認為《說文解字》的體例是：凡古文、籀文與小篆相同的字出小篆；與小篆不同的字才出古、籀。段後王前還有許多學者提出過類似的觀點。王平對於籀文與古文研究結論是：籀文是一種正規、標準的字體，形式比較工整，多用於彝器石刻，而古文是籀文在民間的一種變體，是一種應用體，形式比較簡略，多用於簡牘繒帛。籀文結構繁複，而古文結構簡單。¹⁷根據這些研究可知，雖然“大篆”與“籀文”、“古文”有不同，但其實它們從整個漢字體系的字形結構角度看差異其實不大。古文、籀文與小篆從整個漢字體系的字形結構角度看差異雖然大於“大篆”與“籀文”、“古文”之間的差異，但《說文解字》中的小篆從整個漢字體系的字形結構角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古文、籀文與大篆。《說文解字·序》云：“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曆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從中可以知道，有的大篆稍微進行一些改變或簡化，就得到所謂的小篆。也就是說小篆源於大篆，並且二者字形結構根本上相差不大。

由籀文“頗省改”而來的小篆與籀文的比例有多少呢？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也說：“小篆之於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網路上趙瑾昀對此的研究如下。《漢書·藝文志》說《史籀》有十五篇，班固注曰：“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這表明東漢許慎看到的《史籀篇》是亡佚六篇後所存下來的九篇殘本。《說文解字》中籀文有二百二十多字，皆為許慎對比《史籀篇》（籀文）與小篆時摘取出來的異文。若按照比例機械推算，全本十五篇的《史籀篇》，應該有 350-400 ($220 / (6/15) = 367$) 個字異於“小篆”。這個數量級在《說文》所收的 9353 個單字中，比例並不算高，甚至比段玉裁斷言的“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更低。這也是對《說文解字·序》中“或頗省改”的“頗”字最好的注腳。“頗”在此處是程度副詞，略微、少量的意思。

（五）因周承商制非正體的商甲骨文在周亦非正體

歷史上周承商制，有不少文獻記載。《論語·為政篇》子張問孔子：“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周人不僅從殷商大臣箕子那裡繼承了

源於夏代的治國之道《洪範》，在周成王任命康叔治理殷商故地民眾的命令《康誥》中周公還勸誡康叔學習殷人的德政：“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康誥》云“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意思是要常常思考研究殷先哲聖王的德政。在法治方面，周人對商人也多有繼承，所以《荀子》有“刑名從商”的說法。《康誥》云“殷罰有倫”。正因康叔被封在殷人故地衛，學習了殷人優秀公正的刑法制度，才使其成為法律方面的專家。成王親政後，任命康叔為司寇，管理刑獄。《史記·衛康叔世家》：“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

周承商制的文化傳承不僅體現在西周的禮制、政治、刑制之中，還可以從發掘的西周青銅器形制、紋飾、工藝中商代的遺風展現出來。¹⁸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商周室主任岳連建研究認為：商周文化是我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兩種文化。對青銅禮器在商朝和因於殷禮的周朝禮制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容庚先生曾有精闢的論述：“青銅禮器除供祭祀之用外，還作為一種禮制的象徵，作為古代貴族政治的藏禮工具。”因此，作為商周禮制重要物質載體的青銅禮器，必然能夠反映商周社會制度和禮制制度的變化過程。周初時期的青銅禮器除少數器物外基本沿襲商末的青銅禮器而來，說明周初的青銅文化確系繼承商末發達的青銅文化而來。¹⁹

一百多年前，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一文中曾將殷周之際政治、文化制度的演進概括為“劇變”：“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王氏此說提出後，在學界產生深遠的影響，致使不少學者認為殷周兩代禮制和文化有很大的差異。但近幾十年來，隨著新的考古學資料的日漸豐富與商周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學者們對西周禮制做了更為深入和廣泛的考察和探討，取得了清人未曾想見的新成果，並逐漸反思王氏的劇變說。其實，周克商之後，在政治制度和禮制方面均較大程度借鑒與吸收了殷商的舊制，這一點在西周早期表現得十分明顯。²⁰

因為周承商制，商紂王時還使用的非正體字甲骨文，在武王伐紂克商之後必然也是非正體字的地位。從考古資料看，出土的周朝甲骨文相比於商朝非常之少，說明非正體的殷商晚期的甲骨文在周朝式微很快。前文已證周朝的漢字正體是篆體。語言學家蘇培成說：“春秋戰國之交的秦系文字分為正體與俗體，其正體繼承了西周的體字，是秦小篆的前身，俗體後來演變為隸書。”²¹

甲骨文應該只是依附於正體（篆體）文字的一種於殷商晚期使用幾百年的俗體文字，類似秦書八體中的刻符一類。確定了篆體文字的正體地位很重要。

這不僅能把我們從甲骨文字形多變寫法的迷霧中徹底解脫出來，而且使我們確信，更多從篆體所代表的正體文字去研究古漢字是一條正確的路徑。

倉頡時代大篆是正體字，這種字形穩定、變化不大的篆體一直持續至周朝。而後秦始皇命李斯用小篆統一了戰國各國混亂的文字。倉頡造的大篆和李斯整理的小篆一脈相承，從倉頡至秦，篆體作為正體使用已經超過兩千年。從近年來考古發現的戰國竹簡等器物上的文字看，很多都是篆書風格。

金文和甲骨文一樣，都是用書寫的載體命名。對於金文，著名金石專家方浚益曾“以書勢分時代之先後”，將周代的青銅銘文分為三個時期，並指出它們的特徵：“西周初，畫中肥而首尾出鋒者，科鬥也，古文體也；西周中葉，畫圓而首尾如一者，玉箸也，籀篆體也；春秋戰國，其文仍是籀書而體漸長，儼然小篆也。”²²由此可知，金文的書法字形有科鬥古文體、籀篆體、小篆體。這樣，字形變化較多的金文分明如同甲骨文一樣，都是從篆體正體字中經過變體而來的非正體。

三、“般”字可見一斑







（一）再論篆體是正體文字

中華文明傳承數千年沒有中斷，也體現在是其根基的文字上。從倉頡造大篆至商、周、秦，篆體字一直是正體字。寫法複雜書寫緩慢的篆體後來因便捷書寫的需求而被隸化，隸書保持大部分的小篆文字形體結構基本不變，只是將小篆彎曲圓轉的線條改為平直方折的筆劃，較少程度上簡化了小篆的字形。隸書之後使用至今的楷書是由隸書演變而來，它的字形結構與隸書基本相同，只有少數地方略有改動。從字勢看，隸書向外攤開，楷書向裡集中；從筆劃看，隸書筆劃波動，楷書筆劃平穩。這樣，從倉頡造大篆至今日的楷書傳統漢字（繁體字），漢字的字形結構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穩定。我們隨便找幾個繁體字，與其相應的小篆做字形結構的對比，就會發現這一點。




















東漢被稱為“五經無雙”的許慎為了捍衛古文經書，整理和解釋前人記載經籍的小篆，終成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的、是科學文字學和文獻語言學奠基之作的《說文解字》。許慎編纂《說文解字》態度是極為審慎的，他對每一個字的說解都要求言必有據。如有不知，則“博問通人”“考之於達”，再有不知，則懸而闕之，以俟來者。用許慎自己的話說就是“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信而有征，稽撰其說”，“於所不知，蓋闕如也”。許慎為了從根本上反駁今文經學家隨意解釋經義的做法，以歷代傳承下來的文獻和通人之說來證明文字的形、音、義，以此來解釋經義。許慎編著《說文解字》這本小篆字典為的就是正解經籍，由此也可以看出，小篆所代表的篆體字是距漢朝之前不遠的周、秦的正體字。





小篆是正體字的另一個證據體現在篆刻的印章中。古代印章一直多用篆文，故為官印的代稱。玉璽是歷史上每個朝代最重要的印章，是歷代皇帝正統皇權的象徵。秦始皇的傳國玉璽上刻的是篆體文字，明清皇帝玉璽上的文字是小篆（清朝皇帝玉璽上同時也有滿文）。無論漢字演變為隸書，還是楷書、草書、行書，象徵正統的印章上的文字始終還是篆體。這難道不是官方對篆體是漢字正體的承認和背書嗎？

（二）小篆“般”字字形刻畫挪亞在方舟上伸手接鴿子

下文根據《說文解字》從古文、小篆字形角度著手探究“般”字本義。《說文解字》對般字的解釋中說“古文般從支”，給出的古文“般”字字形是，但右邊的字形是，並不是篆體“支”字字形。因為《說文解字》中古文“般”字字形與其對應的解釋有異，所以本文在根據字形來釋讀篆體“般”字意義時不採用其古文寫法，而是基於小篆“般”字字形來進行研究。

“般”字在字典中的主要意思如下：1. 大船；2. 大；3. 裝東西的囊；4. 種，類；5. 旋轉；6. 徘徊；7. 水邊的高地；8. 還，返回；9. 辟；10. 仔細查問或清點；11. 通“搬”，搬運；12. 分開，散佈，分佈；13. 喜、樂。

這十三個意思不牽強而有條理的內在聯繫在哪裡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首先弄清楚“般”字的本義。從哪裡入手呢？從字形入手是一個不二的突破口，因為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字形的構造一般可以表示這個字的本義或本義所屬的意義範疇。組成小篆“般”字字形的三個部分分別是“舟（）”、“又（）”與。小篆“般”字字形左邊是“舟（）”字，《說文解字》對“舟”字的解釋是象形船，古籍中“舟”字本義就是指船。“般”字字形右邊下方是“又（）”字，《說文解字》對“又”字的解釋是“手也，象形”。小篆“般”字字形右邊上方字形是，對應的現代漢字是“几”，它與幾乎的“幾”很像，讀作 shu1。几（）與又（）上下組合起來是小篆“殳（）”字，字典中意指手持一種兵器，在“殳（）”字字形中，指一種兵器。但把“殳（）”字手持兵器之意放到小篆“般”字字形中，會發現完全無法理順字形與其相應的十三個字義。換句話說，“般”字的十三個意思與兵器並沒有什麼聯繫，小篆“般（）”字字形中的“几（）”一定另有其意。

几（）字是《說文解字》504 個部首裡的一個，該部一共有三個字：几（）、夙（）、鳧（）。《說文解字》對“几”字的解釋是：鳥之短羽飛几几也，象形，意指短羽之鳥伸頸飛舉之狀。《詩經·國風·豳風·狼跋》：赤鳥幾幾，《說文解字》對“鳧”字的解釋是鵠也。《說文解字》對“夙”字的解釋是：

新生羽而飛也，對“鳧”字的解釋是指一種鳥。這樣，可以很確定地說，小篆几（𠃉）字本義是指鳥，具體地說是象形描述短羽鳥起飛或降落時奮力伸頸展翅之貌。此外，由中醫著名經典《傷寒論》也可知“几”字本義如此。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太陽病，項背強幾幾，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成無己《注解傷寒論》注：“幾幾者，伸頸之貌也。動則伸頸，搖身而行，項背強者，動則如之。”卷後《釋音》：“幾幾，音殊，短羽鳥飛幾幾也。”明代方有執注云：“幾幾，鳥之短羽者，動則引項幾幾然，形容病人頸項俱病者，俯仰不能自如之貌。”“太陽病，項背強幾幾人”指人患太陽病時的一種症狀：頸項、背部牽強不舒，俯仰不能自如。病人因為項背的不舒服，所以總想伸展開拘急的項背，如同鳥起飛或降落時奮力伸頸展翅之貌。

從上文對小篆“般”字字形𠃉的結構分析可知，𠃉傳達出的意思是：船、手與其上之鳥，這應該是在講曾經在一首特別的船上發生的與人的手及手上之鳥有關的事。如果放眼世界範圍內的眾多古代典籍，其中最特別的一艘船就是《聖經·創世記》中記載的挪亞方舟。在這個很多人都聽過的故事當中，有挪亞在方舟上伸手接鴿子的一幕。這一幕意味著洪水退去，大地已幹，神拯救了方舟上挪亞一家和所有的動物，神要在新的世界賜福給人。聖經記載：挪亞想看看洪水從地上退了沒有，於是他放出一隻鴿子。但遍地上都是水，鴿子找不著落腳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亞那裡，挪亞伸手把鴿子接進方舟來。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鴿子從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鴿子回到他那裡，嘴裡叼著一個新擰下來的橄欖葉子，挪亞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²³對比聖經這處記載與小篆“般”字字形𠃉，不由讓人驚呼！原來，小篆“般（𠃉）”字竟然是一個象形字，清楚刻畫了鴿子回到方舟上挪亞手裡的情景。如此解讀小篆“般（𠃉）”字竟能完全融洽“般”字在字典中十三個意思的關係！下文按照順序詳細闡述。

（三）一以貫之釋讀“般”字的十三個意思

挪亞方舟是一條很大的船，長三百肘，寬五十肘，高三十肘²⁴，換算成現代的尺寸是長 133.5 米，寬 22.3 米，高 13.4 米。在西方世界，純木制帆船的長度從未超過 100 米。挪亞方舟可以說是世界上體型最大的木船，按今日的標準來說是一艘中等體型的貨船。這對應“般”字第一個意思“大船”和第二個意思“大”。

方舟上載有挪亞一家八口人，還有地上各從其類的獸、牲畜、昆蟲和禽鳥，以及各樣為人和動物預備的食物。²⁵這對應了“般”字第三個意思“裝東西的囊”和第四個意思“種、類”

方舟當時在淹沒整個地球表面陸地的大洪水之上。洪水氾濫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漲，把方舟從地上漂起。水勢浩大，在地上大大地往上漲，方舟在水面上漂來漂去。水勢在地上極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沒了。水勢比山高過十五肘，山嶺都淹沒了。水勢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神紀念挪亞和方舟裡的一切走獸牲畜。神叫風吹地，水勢漸落。水從地上漸退。過了一百五十天，水就漸消。²⁶方舟在大洪水之上經歷了水勢快速上漲和漸落的過程，經歷了驚濤駭浪的衝擊。“般”字的第五個意思“旋轉”和第六個意思“徘徊”正是描述方舟在洪水之上隨浪起伏運動。

方舟最後停在阿拉臘山上。水又漸消，之後山頂都現出來，地上的水也都逐漸幹了。挪亞撤去方舟的蓋觀看，見地面上幹了，就和全家及所有動物一同走出方舟。²⁷方舟停在阿拉臘山上，這正好對應“般”字的第七個意思“水邊的高地”，挪亞與所有動物從方舟下到地上，對應“般”字的第八個意思“還、返回”——他們又返回了大地。

神對走出方舟的挪亞一家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²⁸又說：“你們要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²⁹這對應“般”字的第九個意思“辟”。大洪水之後的世界完全是一個不同於洪水之前的新世界，整個地球的地貌和氣候都被大洪水改變了，神給挪亞一家出方舟的任務就是要開闢一個新世界，在其上生養眾多，直至遍滿大地，使地上繁榮昌盛。“辟”字除開闢之意外，還有“君主、統治者”的意思。這正對應挪亞一家也就是人類對動物界的掌權。神對挪亞一家說：“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裡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³⁰《尚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詩經·大雅》：“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爾雅·釋訓》：“皇王后辟，君也。天子諸侯通稱辟。”“辟”字有“法”的意思。《說文解字》對“辟”字的解釋是“法也”。《康熙字典》對“辟”字的解釋云：“《尚書·周書·酒誥》：越尹人祇辟。《注》正身敬法也。”《詩經·大雅·板》：“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漢毛亨傳：“辟，法也。”漢桓寬《鹽鐵論·周秦》：“故立法制辟，若臨萬仞之壑。”“辟”字“法”義正對應神對出方舟的挪亞一家吩咐的律法和命令：肉帶著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們不可吃。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³¹“辟”字有“明”的意思。《康熙字典》對“辟”字的解釋云：“《禮·王制》天子曰辟廱。《注》辟，明也。廱，和也。使天下之人皆明達和諧也。又《祭統》對揚以辟之。《注》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也。”“辟”字“明”義對應挪亞一家對神的命令的“明”。“辟”字有“罪”的意思。《說文解字》對“辟”字的解釋說：“法也，節制其罪也”。“辟”字“罪”義對應神對出方舟之後的挪亞一家及其後裔的評價：“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

念”。³²

“般”字的第十個意思“仔細查問或清點”，對應挪亞一家對上方舟的所有動物的盤點以及對相應需要食物的計算和統計。挪亞一家和動物們在方舟上一共生活了三百多天，挪亞一家要每天照管各種不同動物的生活，所以清查動物、食物是他們每天必須的工作。動物們從方舟上下來時，他們也要清點，保證所有的動物都出離方舟。

“般”字的第十一個意思是“搬”，指挪亞一家在洪水來臨前要搬運各種生活必需物資到方舟上。當他們下方舟後，也要把譬如種子、衣物等生產和生活必需物資搬離出方舟。

“般”字的第十二個意思是“分開、散佈、分佈”，指神讓出方舟後的人和動物要遍佈地面，昌盛繁茂。聖經中挪亞方舟故事之後就是巴別塔事件，那時距離洪水大概一百多年的時間，人們聚集在示拿地平原，不願意分散到世界各地，於是神變亂了人類語言，使人類分散至全地。³³

“般”字的第十三個意思是“喜、樂”，這是說明挪亞一家出方舟之後的心情。當時除挪亞一家之外世界上其他的所有人都被大洪水淹死了，只有他們一家經歷了方舟的拯救。當他們出方舟之後，神又賜福給他們³⁴，並應許不再用洪水毀滅全地³⁵，使他們成為新世界的祖先，所以他們一定是帶著欣喜之情面對當時和將來。

（四）“般”字讀音與挪亞大洪水的關係

“般”字在現代漢語中的讀音是“ban1”，在有古漢語活化石之稱的客家話中的發音也是“ban1”。前文已證“般”字與挪亞大洪水的諸多聯繫。挪亞大洪水在聖經中有洗禮的意思，神用大洪水洗禮淹沒了整個地球，可以說，這是聖經中第一次詳細記載洗禮的地方。但洗禮的含義卻是在新約聖經中才清楚啟示出來的，洗禮的核心內涵是更新，對應“般”字的“辟、喜樂”之意。在用希臘文書寫的新約聖經中，洗禮的希臘文音譯成英語是“baptize”，其第一個音節的發音與“ban1”一致。這樣，小篆“般”字的三要素形、義、音與聖經的記載完全呼應。

四、結論—小篆“般”字字形、本義中的挪亞方舟早於聖經記載一千年

由前文分析論證可知，小篆“般”字字形源自倉頡所造大篆。倉頡及黃帝是距今超過 4400 年以前的上古中國人。《聖經·創世記》的書寫者摩西是以色列人，他在大約距今 3400 年前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其時在出埃及的曠野

路上寫下了聖經包含《創世記》的前五卷書，被後人稱為摩西五經。很明顯，倉頡造大篆，早於摩西寫聖經大概 1000 年。小篆“般”字只一個字，竟然概括了《聖經·創世記》中挪亞大洪水事件的內涵和意義，體現了以古漢字為載體和根基的古老中華文明的獨特性與超越性。

The Transcend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the Shape, Original Meaning, and Pronunciation of the small seal "Ban"

WANG Xingchen

Abstract : Chinese characters are the symbol and found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t is the only self-derived classical writing system in the world that has been us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which is a miracle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nstitutes the most brilliant chapt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ased on ancient records and the research of some exper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cript created by Cangjie is a seal script, which is an orthographic script used by Shang, Zhou, and Qin. Starting from the glyph to study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a word, the importance of orthographic characters with stable glyphs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vulgar characters with variable glyph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hape, meaning, and pronunciation of the "Ban" glyph of the small seal, and finds that the glyph of the small seal "Ban", the thirteen interpretations and pronunciations in ancient books, all relate to the great flood of Noah in the book of Genesis,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 single word "Ban" summarizes the event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Great Flood in the Bible, so as to provide a glimpse into the leopard, show the broad, inclusive and profound mysteries of the carrier tex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reveal the unique transcendent connotation and inner vit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Seal script; The word "Ban"; Noah's Great Flood

作者簡介：王星辰，2003 年畢業於吉林大學，自動化專業。2008 年信主受洗。2016 年辭職全心研究中華先秦兩漢古籍與聖經關係，一篇文章《伯利恆之星與中國》被刊於《文化中國》季刊第 111 期。

- [1]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3頁。
- [2] 同上，第42頁。
- [3]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49頁。
- [4] [南朝·宋]範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17頁。
- [5]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15頁。
- [6]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7頁。
- [7] [唐]張懷瓘著，石連坤評注：《書斷》（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第40頁。
- [8] 同上，第23頁。
- [9] 同上，第43頁。
- [10] 同上，第45頁。
- [11] 俞林波：「中國古代『呂氏春秋』出版簡史」，《天中學刊》，2021年8月第36卷第4期，第136頁。
- [12] [宋]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1573頁。
- [13] 同6
- [14] 馬敘倫：《說文解字研究法》（香港：香港太平書局，1976年），第22頁。
- [15] 舒新城等：《辭海·語言文字分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第29-30頁。
- [16] 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58頁。
- [17] 王平：「『說文』重文系統研究——『說文』重文專題研究之二」，2020年8月，第7頁。基金專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課題，專案批准號：01JAZJD740007。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基金專案：出土古文字與古文獻語料庫建設。上海市政府重點學科課題，專案名稱：古文字電子資源庫。上海市社科規劃重點課題，項目批准號：01AYY004
- [18] 夏雨：「商周青銅器獸面紋中下卷角形制和紋飾與羊文化釋考」，《裝飾》，2014年第2期，第116頁。
- [19] 岳連建：「商末周初青銅容器的整理與斷代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6月，第159頁。
- [20] 吳麗娛：《禮與中國古代社會·先秦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94、96、114頁。
- [21] 蘇培成：「從正體與俗體演變看繁簡字」，《光明日報》，2022年05月21日09版
- [22] 方浚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35頁。
- [23] 《聖經·創世記》8:8-11。
- [24] 同上，6:15。
- [25] 同上，6:18-21。
- [26] 同上，7:17-24。
- [27] 同上，8:4-5、13-19
- [28] 同上，9:1。
- [29] 同上，9:7。
- [30] 同上，9:2-3。

^[31] 同上，9:4、6。

^[32] 同上，8:21。

^[33] 同上，11:1-9。

^[34] 同注[27]。

^[35] 同上 9:11。